

学林

← (上接5版)

假如放在故乡,那一定是读过书、有功名、德高望重的地方士绅。但是,士绅们是不屑于背井离乡的,来到南洋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人物。那么,谁会成为移民社群中超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新式精英呢?

这就要说到血缘、地缘之外的第三个文化网络,即信缘关系了。且不提佛教和道教,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来都很发达,中国人未必不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只是中国式的宗教,按照杨庆堃教授的说法,不是西方式的,而是镶嵌在世俗网络里面的分散性宗教。每一种信仰,每一座庙宇,其背后都是一个文化网络共同体,信众们可能从属于某个地方社会,也有可能超越地缘关系。来到南洋的移民们,同时也将老家的菩萨、妈祖以及各种神祇带到了异国他乡。不过,在南洋华人社会,信缘网络与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三点会或三合会紧密结合,一开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后来慢慢蜕变为海外华人跨血缘、跨地域的民间会社。而为荷兰殖民当局所看中的甲必丹,往往是当地民间会社的首领。

在马六甲,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的许德发教授带我参观了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青云亭。青云亭落成于17世纪初,是当地第一和第二代甲必丹主持建造的,青云即“平步青云”的意思。青云亭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它是华人的信仰中心,供奉着观音、关公、妈祖和文昌帝,还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同时还是甲必丹的办公场所、处理各种纠纷的仲裁之地。我在青云亭里还看到了一块对第二代甲必丹李为经的颂德大碑。甲必丹,即是信缘网络的领祭人,又是民间会社的老大,同

时又是得到殖民当局钦定的地方行政首领。

在华人义山的附近,有一片甲必丹叶亚来的墓园。叶亚来是新马历史上最有名的甲必丹,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客家人,出身贫寒,青年时作为猪仔被卖到马来亚开矿。他很能干,先是担任老甲必丹的卫士,最后自己接棒,成为“吉隆坡王”,在战争内乱之中,带领华人矿工,平定了秩序,将原先只是矿区的吉隆坡,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市镇,为以后成为国都奠定了基础。他是大商人,也是会社的领袖,又是被任命的甲必丹,而在他的墓碑上,还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清廷授予他的或者买来的多个大清的官职与荣誉。这样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移民精英,一方面依然是传统中国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属地的,具有殖民地社会的独特色彩,与中国本土的士绅精英迥然异趣。孔飞力说过:“在世界各地那些中国移民需要去适应当地环境的地方,中国的文化资本都被柔性地、巧妙地、恰当地投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在华人的祖籍国本土,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纯而又纯’的中华文化,有的只是在特定的世界、地点被实践的文化。”

在20世纪之前,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存在,甚至连华人意识都没有,下南洋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都是方言族群的观念,而大部分底层的华人只认自己的籍贯地。义山的墓碑上,就是诸如海南文昌某某、广东顺德某某某。那么,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如何建构的呢?由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只是文化的“小传统”,而将不同族群想象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更高形态的共同体,还要有赖于文化的“大传统”。在古代中国,这个“大传统”就是儒家文化与科

举制度。

最初来到马来亚半岛的华人,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士大夫,因此也没有带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但是,这些移民们还是想着终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人上人,自己是没有希望了,就寄希望于后代。在新马站稳脚跟的华商、矿业主,开始办私塾,从中国的老家请来私塾先生。有名的华文学校是184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吉隆坡王”叶亚来在1884年也创办了吉隆坡第一所华人学堂,马来亚的华人教育与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当晚清科举开始衰落、流行半中半洋的新式学堂的时候,第一所华文新式学堂也于1904年在檳城出现了,有240位学生,教师则是从中国本土礼聘过来的。这所学校叫中华义学。你看,一个整体性的“中华”意识诞生了。

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商会,是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建构的重要媒介。1906年新加坡的华商成立了中华总商会,这是一个超越方言群的华人组织,虽然福建帮占主体,但其他方言帮也按照人口的比例进入了商会的管理层。中华义学,中华总商会,就这样,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共同想象的华人社会初步成形了。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两位在20世纪初都来过檳城,南洋的华人们明白,自己在他乡的命运与母国的前途密切相关,虽然身在南洋,却心系祖国,纷纷为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捐款。

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最终形成,五四运动当属首功。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主办方有一个华教先贤纪念仪式,纪念百年以来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贤们。华人团体各位重要人物一一上台,向先贤的遗像鞠躬献花。为何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如此重要?原因无它,正是百年来的华文教育,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形塑了一个与马来人、印度人不同的华人社会,坚守了中华文化的族群认同。而五四,正是让华人社会得以最终定型的重要媒介。与五四爱国运动同步,在新加坡和檳城这些华人集中的海峡殖民地,也出现了学生和工人反日的游行示威,这之后,各种跨族群、跨地域



↑叶亚来是新马历史上最有名的甲必丹,也是第一代华人的英雄。



→林连玉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是第二代新马华人的精神灵魂。

的华人团体在一波又一波的华人民族主义潮流之中建立。而新文化运动,更是直接形成了华人社会的高阶“大传统”。五四之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华文教育的主流,学校采纳的是与中国同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在团体与学校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华文报纸的大量涌现,在华人社会中塑造了一种超越方言的公共文化和公共舆论。我在研究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时候,曾经发现学会、学校和报纸是中国公共领域的三大要素。无独有偶,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在马来西亚也被誉为华人社会得以存在的三大支柱。

这里的华人说到华文教育,一定会提到一位重要人物:林连玉。如果说第一代华人英雄是叶亚来,那么林连玉就是第二代新马华人的精神灵魂。他的墓园距离叶亚来的墓地很近,碑座上镌刻着两个大字:族魂。一边的画廊里有一幅华文中学的师生创作的画,他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一起,在蓝天白云之中,如同圣徒一般熠熠生辉。很难想象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福建男子,几十年来领导华人教师公会,在主流族群和政府打压之下,艰难地争取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地位和生存权利。

林连玉的忌日12月18日是马华社会的华教节。虽然华文至今还没有成为与马来文

同等的官方语言,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体系,这一切,都是林连玉以及他的继承者们近乎悲壮的斗争换来的结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对华文教育设置了各种严苛的限制,比如华文学校得不到国家的资助,华文中学的毕业生不得为国立大学所录取,只能进华文大学,而华文大学毕业之后又难以获得政府公务员的位置。然而,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为自己所传承的中华文化而骄傲,顽强地坚守族群的文化认同。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马来西亚;但在文化认同上,绝不退后半步,艰难地坚守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

我见到的马来西亚华人师生们,华语个个说得字正腔圆。华语歌手梁静茹、巫启贤曾经在中国歌坛风靡一时,杨紫琼也是出生在怡保的马来西亚华人。我与年轻的华人学生聊天,发现他们对中国的电视剧、抖音等等都很熟悉,如数家珍。在马来西亚师范类最高学府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讲课的时候,这些马华学生的反应,与中国大学课堂的学生毫无二致。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在坚持延续中华文化的传统,他们也为中国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盼望自己的文化母国变得更为强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青云亭,落成于17世纪初。青云亭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它是华人的信仰中心,也是甲必丹的办公场所、处理各种纠纷的仲裁之地。